

让AI学会说宁波话

让千年乡音永不消逝

□口述/肖萍 整理/赵淑萍



肖萍

1 从鄞阳湖畔，到浙东甬城

2025年3月25日，“宁波方言系统采集工程”正式启动。截至4月20日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已有1.4万人注册，超过8000位发音人的声音被收进了这个“数字方舟”，累计录音时长突破4000小时。

而在这组滚烫的数字背后，站着一个人——肖萍。

肖萍，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、宁波大学方言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教育部“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”先进个人。从江西吴城到浙东甬城，他在方言学的园地里默默深耕了数十载。他的学术版图，像一幅徐徐展开的舆图：吴城方言的语音密码、余姚方言志里的地域性格、观海卫六百年戍守的燕话遗存、象山石浦的闽南方言记忆……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文献的栖居。

《江西吴城方言语音研究》《鄞州方言研究》《浙江方言资源典藏·宁波》等7部著作，让两地方言的面貌得以完整呈现。

从纸质志书到数字档案，从单点深描到系统工程，他做的只有一件事——为那些即将消逝的乡音，留下可供回溯的声音坐标。

我出生在鄞阳湖畔的一座古镇——吴城。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青石板铺成的老街，还留着晚清时的样子；古码头的石阶，被几代人的脚板磨得油亮油亮。这里民风淳朴，巷子里还保留着一些老规矩、老讲究。

我从小在祖母身边长大。她是土生土长的吴城人，一口地道的吴城方言。她常给我讲故事——吴城是怎么来的，望湖亭有什么传说，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鄞阳湖上打的那场大仗，还有万寿宫庙会的热闹场面……听着听着，打小我就觉得，做吴城人，是件挺自豪的事。吴城方言，很好听。

后来到南昌大学读研究生，给我们上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课的是陈昌仪教授。他说，方言是一种地方文化，研究当地方言，就是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。这话跟我从小的那份乡土情结

2 卫城藏暗语，乡音六百年

我最初做的是余姚方言的研究。余姚位于绍兴和宁波之间，历史上曾隶属绍兴府。把余姚方言理清楚了，就能看清它跟绍兴话、宁波话之间的纠葛与流变——这研究很有意义。好在我夫人是余姚人。方言调查这行，因地制宜，才能事半功倍。于是，她和她的父母、亲戚，全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方言调查发音人。

研究久了，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：余姚人说话，爱在句尾带上“啲哉”两个字。这两个字没有什么实在意义，就是个语气助词，可只要一出口，“啲哉”一响，十有八九是余姚人。这就是一张地域名片。现在慈溪人有的也说“啲哉”，但那是因为文化、方言融合后“染”上的——最老派的慈溪人，说话并不用这两个字。

后来，因为我住姜山，又顺势做起了鄞州方言。在宁波待得久了，脚步也就慢慢迈开了。

有一站，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沉甸甸的——调查慈溪观海卫镇的燕话。

2016年1月，我接到国家语保中心交给的燕话调研任务，心里头烧着一团火，急着找发音人。这是一种使用群体极小、濒临消失的方言。明朝初年，朝廷调了大批福建官兵到观海卫驻守。那些官兵带着家眷，一代一代扎下根来，也把家乡话传了下来。六百多年了，这声音里藏着福建籍将士和后人走过的漫漫长路，也装着这座卫城里无数先辈的荣耀与坎坷。抗战那会儿，村民们就用这种外人听不懂的方言传递情

一下子对上了。所以，读研的第一个寒假，我就开始调查自己的母语方言，一条一条地记下那些字音、词语、句子。那些原始资料，现在翻出来看，虽然粗糙，但确实挺有价值。这也为我后来撰写《江西吴城方言语音研究》打下了基础。

1999年硕士毕业后，我来到宁波工作，开始接触本地方言的研究。

我做吴城方言的研究，出过一些成果，大家可能觉得顺理成章——那是我的母语，从小就会说。可一个江西人，要做宁波方言的研究，很多人心里头是犯嘀咕的。其实，我们搞方言语言学这行的，都有一套科学的方法——研究字音、词汇，从中找规律。这个，放之四海皆准。最难的一步，是跑到田野里头，去找那些最地道的发音人。这对一个异乡人来说，其难度，一下子就翻了好几倍。

报，当暗语用。今天的燕话早已不是当初那种纯正的福建方言了——它是闽东方言跟观城吴语搅在一起、相互渗透形成的产物。如今，会说燕话的人，只剩下卫西、卫北两个自然村中寥寥无几的一些老人了。

我先联系卫西村。好不容易拨通当地的电话，话还没说完，对方一句“快过年了，大家都忙”，就把我顶了回来。工作才开头就吃了个闭门羹，那滋味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。

有了这个教训，再联系卫北村时，我不敢莽撞了。听说夫人有位同学跟观海卫镇原人大主席阮万国挺熟，便托这位同学牵了线。阮主席帮忙跟卫北村沟通后，我赶紧联系。这一次，一切顺利——燕话调研这才开了个好头。

第一次召集发音人开会，我们一家三口齐上阵：夫人开车，父亲摄影，我负责落实发音人、交代调研任务。后来，我又带着学生去了好多次，调查、录音、整理。说句实话，那就是在抢救。再不动手，它就真没了。

现在，观海卫成立了燕话研究协会，我当了顾问。一本燕话研究的书也即将付梓。

我还带着方言调查队去过沙塘湾村。那个村子在象山石浦，300多年前，福建同安的先辈漂洋而来，把家乡话也带到了这里。如今会说这种沙塘湾闽南话的，只剩下10来位老人了。每次走进这样的村子，面对这样的老人，我心里都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紧迫感——有些事，现在不做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

3 让AI开口，说地道宁波话

想找一个理想的发音人，真不容易。条件太苛刻了：三代世居，配偶同籍，自己也不能离开家乡太久。宁波老城区还能找到，可现在的口音跟以前也不一样了。我在慈溪找了4个月，最后选出来的人也不一定全符合条件——这不光是我碰到的难题，全国都这样。

这些年城市化进程快，年轻人离乡音越来越远。地道的宁波话，慢慢听不到了。

今年，我们跟阿里巴巴合作，启动“宁波方言系统采集工程”，计划录制2000小时高质量语音，让AI学会纯正的宁波话。以后普通话和宁波话能互译，老人跟外界交流更方便，外乡人、外国人也能听懂。更重要的，是让年轻人能够认得乡音。

征集令一出来，电话、短信、微信一起“涌”过来，我的钉钉都被限制了——系统以为我在搞什么异常活动。

有个姓潘的老人，打来电话，声音激动得发抖。他说他一百多岁的老母亲教了他好多谜语，想录进来。“再不录，就没人知道了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也发紧。

还有个老同志向我们提议：“你们怎么把北仑、镇海的都算进去？那还纯不纯？”我解释，范围宽是为了让AI学会辨别不同口音，以后“教”AI的必定是纯正的发音。也有直接加我微信的民间文艺家，二话不说就发来好几段方言视频：“您看看，我这口音够不够地道？”

20年下来，我微信里存着上百位和方言工作相关的人。印象最深的是林国芳，宁波城区口头文化发音人。当年面试66个人，只选出4位方言发音人、两位口头文化发音人，他是其中之一。面试那天，他往那儿一站，童谣张口就来，宁波话快板说得行云流水。他自小爱好文艺，用宁波话翻唱邓丽君的歌，还写相声，把宁波菜、宁波景都揉进去。大家都叫他“小来发”。他还是婚庆司仪，用方言主持，特别受欢迎。有新人为了等他的档期，宁愿推迟婚期。他说他要把乡音留住。

其实，方言保护和普通话推广并不矛盾。李荣先生说得精辟：“普通话既在方言之上，又在方言之中。”

我常想，对方言，有两种态度：一是保存，一是传承。我们做学者的，大多是做保存工作——编志书、出词典、录音存档。至于传承，得靠家庭、靠社会、靠每个人。

我们能做的，是把最地道的乡音封存好。等后人想听的时候，它还在那里。没走远。